

一代梟雄 (一)

章君毅

袁世凱傳

瞿鴻禨與瞿然驚

先說兩個姓瞿的故事。
初，袁世凱在故鄉陳州府應童子試，被當時

的陳州知府吳重熹，取錄在前十名之列，光緒二年袁世凱十八歲，恰值陳州院試之期，他特地由北京趕回家鄉赴考，主考官是湖南善化籍的軍機大臣瞿鴻禨，因為袁世凱制藝不守繩墨，賦詩迹近打油，遂被瞿鴻禨擯諸孫山之外，於是袁世凱引為生平大恨。

光緒三年他十九歲了，蟄居家中，坐吃山空，耳聞陳州府城隍廟前有一位算命先生瞿然驚，自詡神算，遠近聞名，袁世凱便專誠前往請教，那瞿然驚年過古稀，雙目炯炯，他細細端詳袁世

凱的面相，良久方說：

「閣下天庭飽滿，地角方圓，一定是位富家公子，而且來日少年得志，一帆風順，壯年時便將名震公卿，見重於朝廷，祇不過五十歲那年稍有波折，倘能急流勇退，旋即否極泰來，位極人臣，五十以後的七年間，一路大運行到底，富貴榮華，無以名狀！」

當袁世凱喜孜孜的繳付相金離去，瞿然驚向他卦攤旁的閑人說道：

「這位少爺非凡人也，照他的相格來看，必定是個一代梟雄。」

袁世凱的生辰八字，是己未、癸酉、丁巳、丁未，照算命先生的說法，屬於食神制殺格，要是當武人，可以掌大權，做個封疆大吏，督撫總兵什麼的。後來他風雲際會，成為民國第一任大總統，八十天的洪憲皇帝，則在他少年時代為任何人始料所不及。

咸豐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未時，出生於河南項城原籍，父親袁保中，字受臣，當地巨紳，母親劉氏，是袁保中的側室。袁世凱的少年運不錯，



袁世凱腦滿腸肥，五短身材，於是有人說他是北平西山八怪之一：癩蛤蟆。

出身閩閩世家，他的叔祖父袁甲三，字午橋，道光十五年乙未進士，後來追隨李鴻章，成為咸同年間的淮軍名將，救平捻亂，立下很大的功勞，當過欽差大臣、督辦豫皖捻匪，漕運總督，卒諡端敏。堂叔袁保慶，字篤臣，咸豐八年戊午舉人，當時任職江寧知縣，江寧即今之南京。還有一位堂叔袁保恒，是袁甲三的長子，字筱午，道光三十年庚戌進士，他後來做到戶部左侍郎，卒諡文誠。另一位堂叔，亦即袁甲三的子袁保齡，字子久，同治元年壬戌舉人，當過內閣學士。袁家一家，都和淮軍的創始者李鴻章，有很親密的關係，故所以，袁世凱往後由頑童而「太保」，而執犄子弟、浮浪少年，他打了二十多年的流，然後步入仕途，青雲直上，除了父祖的餘蔭之外，也得力於李文忠公李鴻章的一手提拔。

袁世凱的家鄉項城，位置在皖、豫邊境，和安徽省的臨泉接壤，民情風俗，景物氣候，跟淮軍的發源地皖北一帶，非常接近，項城子弟在淮軍中飛黃騰達者甚多，這對於袁世凱的一生事業，有莫大之關係，他算得上得天獨厚。同時，由於項城是在中原腹地之地，經緯度和李鴻章的家鄉合肥，以及六朝故都南京相差無幾，所以袁世凱可謂北方佬，亦可以稱之為南方人。

項城屬陳州府，即今之河南淮寧縣，歷代以降，英雄輩出，袁姓、謝姓，尤為巨族，三國時一門「四世三公」，興兵誅董卓，討曹操的「典軍校尉」袁紹，便是陳州人，他很可能是袁世凱的祖先。陳州謝姓所出的人物，有大破苻堅八十

萬兵馬的晉代「廣陵郡公」謝安，和他的弟弟「興平縣伯」謝石。

陳州地當梁、宋、吳、楚之衝；齊魯汴洛交道，南襟淮蔡，北枕魏梁，荆塗諸山遙拱於前，河濟諸流近繞於後，古稱：「舟車聯會，財賦之區」，這便是袁世凱家鄉的地理形勢。

當地的風俗，有所謂「好節義而尚廉恥，屏奢華而勤耕織，婚喪多儉，有古風焉」，這跟袁世凱的作風與性格，不盡符合。

袁世凱的祖居在項州城北，小地名叫張營，咸豐二年十月捻匪頭目張洛行在安徽亳州起事，他手下的劉疙瘩部整年便圍攻項城的鄰縣沈邱，張營一帶也成了四戰之地，當時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擔任兵部給事中，他在安徽省幫辦團練，曾於亳州大破捻匪，旋不久袁甲三便陞任副都御史，專門負責剿捻，他屢屢打敗張洛行，但是捻勢依然越來越大，由皖、豫邊境迅速蔓延到湖北與山東，因為張營正當齊魯汴洛的交通要衝，從咸豐二年一直到同治六年

，始終都在兵荒馬亂之中。袁世凱的父親袁保中，於是留在家鄉籌辦團防，保全地方，他曉得張營袁家是捻匪的死對頭，捻匪倘若攻破張營對於袁家一定不肯善罷甘休，所以他揀定距離張營東邊二十里之處，築了一個很堅固的寨子，糾集全族，遍邀鄉黨，一同搬過去住。

從此陳州府項城縣便有了一個新地名，叫袁寨，袁寨誕生過北洋總統、洪憲皇帝袁世凱。

袁世凱有六兄弟，他行四，上面的三個哥哥是袁世敦，字厚甫，袁世廉字清泉，和袁世傳，自小，他和這三位哥哥，以及族中的堂兄，一道唸書。



一手提拔袁世凱的淮軍領袖李鴻章



我國最古老的新式軍隊：淮軍

從小便聰明，好強，驕矜，膽大，五歲那年，搶匪在袁寨附近的村落焚殺掠，家裏有人試

試他的膽量，抱他到寨垣上去眺望，袁世凱小眼睛睜得大大的，看着寨外火光燭天，搶匪奔馳，百姓們四散奔逃哭聲遍野，他居然了無懼色。

色。

少時了了大未必佳

袁世凱在童年時期，領袖慾之強，無與倫比，五六歲便要在同族兄弟中充大王，一語不合，拔拳相向，由於他少小孔武有力，打起架來死纏硬拼，不勝不休，因此，無論打不得過他的，誰都惹他不起，於是羣兒避之有如蛇蝎，漸漸養成他的驕橫之氣。

六歲入塾，啟蒙師是他的遠房堂叔袁執中，見袁世凱天資很高，領悟力強，每試必獲第一，也曾下定決心，澈底改換他的氣質，督飭羣兒課業，對待袁世凱最稱嚴格，但是袁老師的管法，唯有「不聽話」便施以體罰，於是袁世凱在學塾中夏楚頻施，經常挨打，他暗在心中把這位不第秀才恨之入骨。

袁世凱一輩子為人處世，他是要佔盡天下人的便宜，睚眦必報，決不吃虧，此一本性格，自他兒時即已開始顯露。袁老師爲了導他入於正途，管教加倍嚴格，袁世凱却時刻都想對老師施以報復。每年夏季，袁執中，因爲自己家屋狹小，學生擁擠，授課頗不方便，他得到袁保中的同意，夏天便在袁保中家裏授課。他每天一早來到袁家，直到晚間方始回去。

一日，天黑得早，袁世凱故意推托肚子疼，向袁老師請假早退，袁老師答應了，他却不同後房輪着，一溜，便溜到老師家那邊。

沿路捉螢火蟲，也不知道捉了幾千百個，捏緊小拳頭，把螢火蟲緊緊捏在手中，夜幕四合，天已全黑，袁世凱悄悄的躲在小路之畔，當四下無人，他看見袁老師早煙袋上燃着的煙，正在一閃一閃的發光，袁老師在回家來了。

悶聲不響，却把掌心裏的螢火蟲，搓成粉碎，然後，雙手一抹，將那閃爍綠光的磷粉，全部抹在臉上，悄悄的移到小路當中一站。

袁老師正走着，偶然向前一看，一團漆黑中，有一團螢綠光芒，當道而立，尤且徐徐移動，像要撲向自己而來。他大吃一驚，以爲是闖上了妖魔鬼怪，於是一聲尖叫，回頭便跑，如鬼打牆般繞着自己家屋飛奔。這時，袁世凱忙抹去臉上的磷粉，一路格格的在笑，人不知鬼不覺的回了家。

這個頑童的玩笑開得不小，袁執中袁老師驚恐過度，也不知「鬼打牆」了多久，當他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家門，進門後兩眼直勾，一語不發，倒向床上便發了高燒。

一場大病，幾乎送命，袁執中臥床一個多月，方始漸漸的痊癒。老師臥病時期，學塾自然放假，於是袁世凱和他的同學，玩得好不開心。原本是無人察覺，也沒人猜得到的一件事，然而袁世凱一高興便吹牛，終於由他自己洩露裝鬼吓唬袁老師的內幕。

小孩子嘴裏藏不住話，這件事旋不久便傳播

得遠近皆知，無人不曉。袁老師聽到，氣得七竅生煙，恨聲不絕，他立刻向袁保中辭館，說什麼也不幹了，袁保中獲悉底蘊，狠狠的打了袁世凱一頓，然後向他族弟賄罪求恕，袁執中禁不住堂兄的情詞懇切，祇好留下，但是他有一個條件，袁世凱必須逐出塾外。

闖了這一次大禍，袁保中和劉氏深感此子頑劣，無法管束，當時，袁保中的堂兄袁保慶服官江寧，他的妻子朱氏留在項城，袁保慶並無子嗣，朱氏難免閨中寂寞。袁保中便去和他堂嫂一說，願將袁世凱過繼給袁保慶夫婦，承祧他們一房的香火，因為朱氏在各房子姪之中，一向喜愛袁世凱的伶俐活潑。

果然，朱氏欣然允可，並且去函徵得了袁保慶的同意，從此，袁世凱便算是袁保慶的嗣子，朱氏系出名門，嫻於書史，她和袁保中夫婦商量，袁老夫子既然不許袁世凱入塾，她準備親自授讀，親自管教，袁保中夫妻大喜，便將袁世凱送到袁中慶家中，因此，袁世凱年齡便離了生身父母的家庭。

朱氏管教袁世凱，用上了年羹堯那位名師的辦法，她長日將袁世凱關在房裏，使他足不出戶，自己則慈眉和目，耐心授讀，兩母子長日相對，研究經史。袁世凱原是闖了禍來的，心中發虛，不敢在嗣母面前撒潑耍賴，祇好捺定性子跟他嗣母唸書，漫假久之，他對書中事物發生了興趣，因此前後總有一年時光，他唸書唸得很好，脾氣也改了不少。

朱氏見他觸類旁通，學業大有進步，心中非

常的歡喜，口口聲聲的誇獎袁世凱，說他是袁家的千里駒，將來取功名直如草芥。嗣母的激勵，使袁世凱益發勤奮努力，往後他肚皮裏的那半瓶子醋，多半是在這七歲到十一歲的四年之間，發奮讀書讀出來的。

嗣母對袁世凱的鍾愛，尤且勝過他的生身父母，朱氏把袁世凱關了一陣，見他有志向學，便不免稍予寬縱，她訂好假期，屆時派書僮備人陪着他上郊外遊玩。袁世凱習齡之年已能騎馬，闕門第，淵家公子，生活享受當然是予取予求，一呼百諾，所以他早有自己的馬匹和僕從，當僕從們陪着他跨出大門，袁世凱便像是另外變了一個人，他那狂放不羈恣睢暴戾的脾氣重又出現，他喜歡策馬奔馳，揮鞭狂呼，無論何人礙了這位少爺的路，袁世凱必定一鞭揮去，疾駛而過，即使把人打傷在地他也置之不理。

族中的兄弟子侄，街坊的鄰居兒童，無人願與袁世凱玩在一起，因為袁世凱不但力氣大，動輒出手打人，而且他心計極多，又喜捉狹，常常播弄得人家啼笑皆非，無可奈何。吃了袁世凱的虧，莫說沒個告狀處，即令朱氏願受理，還得提防袁世凱受了責罵，懷恨于心，隨時隨地加以報復。

跟他的傭人呢，任他鬧翻了天，也沒人敢上前相勸，袁世凱經常把家中的傭人當出氣筒，偶不如意，非打即罵，或者做好圈套叫他們吃苦頭，於是袁家傭人私下喊他「潑少爺」，這是袁世凱平生所獲的第一個綽號。

竊銀十兩拜師學拳

同治八年（公元一八六九），袁世凱十一歲，他的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，因為嗣父袁保慶離家七載，還籍省親，袁保慶是奉了兩江總督馬新貽之命，到山東去放賑，他乘此機會過項城，探視家人，當時一見袁世凱少年英俊，氣宇不凡，心裏真是歡喜已極，然而正當他爲得了寧馨兒、跨灶子，而在沾沾自喜，洋洋得意。殊不知族中子姪多年來受够了袁世凱的欺侮，喫足了他們苦頭，一旦聽說袁保慶回了家，便糾集多人，跑到袁保慶家中去告狀哭訴，要求袁保慶嚴懲袁世凱，並且約束他往後的行爲。袁保慶眼見一大幫子一個個都在訴說袁世凱的不是，問問同輩兄弟，族中父老，他們對袁世凱也是大搖其頭，唉聲嘆氣。當下竟然惹火了袁保慶，他回到家中，恨恨的說：

「我有這麼個好兒子，那幫人偏要說他調皮搗蛋，素行不端，他們既看不慣，我把他帶走就是。」

說聲要把袁世凱帶走，朱氏，袁保中夫婦自然是依依不捨，傷心難過，唯有袁世凱，他聞訊反而歡呼雀躍，滿懷興奮，對於長期別離嗣母和生身父母，全然不放在心上，了無留戀之態。

十一歲，袁世凱跟着嗣父離家，出省，作長途旅行，兩父子先到山東濟南，袁保慶在當地辦理賑務，他原想公事一畢，馬上就回江寧，然而賑務千頭萬緒，一時未能辦竣，加以時任山東巡撫的張汝梅，愛重袁保慶的長才，特地咨請兩江

總督馬新貽，留袁保慶在濟南協助辦事，於是，袁保慶在濟南一住便是一年多。

在濟南，袁世凱結交了一位朋友，那便是山東巡撫張汝梅的兒子，小名寶兒，當年十六歲，寶兒不喜讀書，愛的是馳馬擊劍，滿城胡衝亂撞，這一點，恰與袁世凱不謀而合，因為臭味相投，兩名少年很快的打成一片，成為朝夕不離的玩伴。

袁世凱和寶兒的結識，緣自袁保慶方抵濟南之初，不論到什麼地方，總把袁世凱帶在身邊，即連上巡撫衙門向張汝梅回公事，也不例外，而張汝梅因為寶兒的年紀和袁世凱相彷彿，每次都命寶兒帶袁世凱去玩，兩名惡少因而締交。後來寶兒天天上袁保慶的寓所，找袁世凱出遊，袁保慶見嗣子有了同伴，對他的管束，便不期然而然的放鬆，那想寶兒的膽大妄為，比袁世凱更不知勝過多少倍，由於他的帶頭，袁世凱竟會幹出大鬧公堂，揚言殺死縣官的事來。

先是，寶兒、世凱時常同遊，一個是山東巡撫的少爺，一個是撫臺衙門紅人江南顯宦袁保慶的嗣子，兩人橫行歷城，旁若無人，路人見之唯有側目，袁世凱方十二歲時，一日，他獨自逛街，來到一處空地，看見一位拳師，正在指點上百名十來歲的小孩子練拳，袁世凱站着看了很久，看得他不勝羨慕，因而便貿貿然的過去，請那位拳師准許他也參加。

但那拳師是學拳兒童的家長合資聘請，他並不認識這位「潑少爺」，見他年紀又小，說話反是大喇喇底，當下很不耐煩，脫口而出的一聲暴喝：

「滾去！」

碰了這麼大的釘子，袁世凱居然一改狂態，他絲毫不以為忤，反而陪着笑臉說：

「師父，我若送你十兩銀子，你肯教我打拳麼？」

拳師再細看袁世凱時，見他衣冠華麗，落落大方，很像是位闊家公子，說不定真能出得起這麼多錢，因此便將信將疑的一伸手：

「錢先拿來！」

袁世凱不會想到師父當場要錢，直把他羞得臉紅耳熱，訥訥的說：

「此刻我身上沒帶，明天這個時候，我準定給師父您送來。」

就怕人家訕笑，說完，他一溜煙的跑回寓所去了。

回寓所時，袁保慶正好在家，袁世凱有心想問嗣父要十兩銀子投師，却是又怕袁保慶不准他學拳，想撒個謊哩，又一時編不了，十兩銀子要合十多吊錢，一個小孩子，那來這麼大的開銷？因此，他把衝到口頭的要求，又無可奈何的噤了回去。

好半天，坐立不安，束手無策，直在爲這兩銀子發愁，晚間，嗣父有應酬，把袁世凱留在寓所，這時，他靈機一動，想起嗣父放錢的箱子從不上鎖，袁世凱小膽大，他屏退從人，開箱偷了十兩紋銀，悄悄藏過，明天投師贖送的問題，於焉宣告解決，但這却是袁世凱破題兒第一遭「偷」。

翌日午後，在原時原地，向拳師繳納紋銀十

兩，使在場目親的人，大爲震駭，拳師得了十兩銀子，也不問明來路，祇當是這孩子父母首肯，要了來的，同時，他收了袁世凱這許多錢，自然會青眼相加，格外看待，他對袁世凱單獨施教，盡心指撥，多一半這位拳師也是真有點兒能耐，隔不多久，袁世凱的拳脚功夫，已很了得，三五條壯漢，頗難近他的身。

「潑少爺」大鬧公堂

袁世凱大鬧公堂一案，便在他學了一手好拳脚之後，目空四海，躍躍欲試，誠所謂初生之犢不怕虎，偏給他碰上了一位旗人牛脖子「霉官」。

滿人同安，兩榜進士出身，坐館後，簡放歷城知縣，歷城雖是山東首邑，巨財上有巡撫大人、三司衙門，隔不多遠又是頂頭上司濟南知府，層層疊疊的，都是上官，小小一名邑令，整天侍候上司還嫌來不及，何況地方上一有芝麻綠豆大的事，煌煌嚴令一道道的壓下來。同安以滿人進士坐館後只得了這麼個差使，難免有一肚皮的怨氣。

那天，十六歲的寶兒，和十二歲的袁世凱，閑來無事，跑到歷城縣大堂去看同安問案，問的是一名守街柵更夫偷油的案子，那更夫又瘦又小，身體孱弱，滿面驚惶之色，跪在地上，全身直在簌簌的抖，兩名少年，都覺得他很可憐。

俄而，同安啪的一聲，將驚堂木一拍，不由分說，便大罵更夫偷油換錢，吃鴉片煙，於是路燈無光，害得某位巨紳摔了一跤，當下，抽出一

根竹籤，摔在地上，立命衙役，打他二百大板。

如狼如虎的衙役，將聲聲哀嚎的更夫，按翻在地，概去中衣，命他兩腿交叉，然後揮杖便打。

袁世凱和寶兒兩個看得真切，分明是那名更夫新近受杖，他的兩股之上，猶仍帶傷，於是乎三五大板打下去，更夫已是兩股又血肉橫飛，令人慘不忍親。

袁世凱看時，激發義憤，血脈憤興，他故意的提高聲浪，開口說道：

「那兒有這麼樣問案子的？沒讓人家說一句話，就硬指是賊，再說，偷那麼點兒燈油，也值得打這二百大板呀？簡直是屈打成招！」

同安高高上坐，將袁世凱這幾句話聽得清清楚楚，當下他便勃然大怒，猛的又把驚堂木一拍，瞪圓兩眼，厲聲喝問：

「是誰們？膽敢出言無狀，冒瀆公堂？」

他萬萬不會想到，居然就有這麼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，自人叢中擠出身來，直到他的座前，昂昂然的一站，了無懼色的回答：

「是我，又待怎樣？」

袁世凱挺身而出，昂身作答，那寶兒也是個挺講義氣的，他忙不迭的也擠上來，一語不發，却是挺胸吐舌的站在袁世凱身旁。

同安往下一看，見是兩個孩子，略怔一怔，但仍怒不可抑的問：

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

寶兒方待開口，袁世凱暗暗的拉他一把，示意他不必開口答話。

同安一聲聲的問，寶兒和袁世凱却是瞪眼閉

嘴，不理不睬，看審案的百姓，人叢中又發出吃吃的竊笑之聲，這一來，可把同安氣壞了，他將驚堂木拍得震天價響，猶在怒吼：

「來人啦，把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關起來！馬上去查他們的父母是誰，一併給我逮了來，我要治他們管教不嚴之罪！」

頓即，兩旁差役齊齊的喊了聲堂威，一對衙役，搶過來便要逮住寶兒和袁世凱。

袁世凱一聽同安吼着要收押他們兩個，當時也是心裏發慌，見衙役伸手來抓自己，更情不自禁的發了急，於是他顧一切，揮拳便打，頭一個衙役猝不及防，被他一掌推倒在地上，第二名衙役奔過來脚步猶未收穩，袁世凱使用上師父的傳授，一記掃堂腿，又把他踢了個仰天的大眼斗。

站在地上高不及四尺的一個小把戲，一拳一脚，連續擊倒了兩名衙役，這一幕精采演出，看得兩旁的百姓，也跟袁世凱一般的忘其所以，竟然高聲喝采，還有人興奮得拍起巴掌來。

公案後，同安猶似火上加油，直氣得一佛涅槃，二佛出世，他猛跳起來，尖聲咆哮：

「來人啦！來人啦！還不快快的給我拿下！」

兩旁衙役，於是一湧而上，七手八腳，爭着搶着，都想拌住這兩個小把戲，在知縣大人座前，當面立功。然而，袁世凱、寶兒全然不懼，先則由袁世凱說了聲：

「趕緊打出去吧！」

兩個孩子自此拳打腳踢，各自施展平生本領

，那麼多衙役沒想到小把戲也有這麼高的武藝，一方面是大意輕敵，一方面這兩頭出柙幼虎本領着實不錯，兩人兩路拳，打得頭頭是道，無懈可擊，因此，竟把十幾名差役打得東倒西歪，纔爬起來又被擊倒。

百姓叫好之聲不絕如縷，此起彼落，歷城縣大堂在打羣架，滿目狼藉，同安直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生煙，他急中生智，聲聲高喊：

「關上中門，別放這兩個孩子逃了！」

「噫！」

中門立刻就關上了。

「快調後衙的戈什哈，再傳三班六房，都上大堂來逮住他們！」

袁世凱正打得痛快，聽同安這聲喊時，當下暗呼不好，中門已關，大隊人馬轉瞬即來，他和寶兒雙拳難敵歷縣衙門的全班人馬，這個架沒法往下打了，急中生智，他爽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縱身躍至縣太爺的身旁，趁同安氣呼呼的方落坐，他便一把揪住了他的辮子，向寶兒高聲喊道：

「寶兒哥你快過來，看誰敢靠近咱們，咱們就宰了這個……。」

然而，一語未畢，餘音嫋嫋，衙役已轉出無數戈什哈來，趁袁世凱顧着說話，衆人一湧而上，將他制服。袁世凱正竭力掙扎時，轉眼間，看見寶兒也被三班六房的人趕來逮住。

照說，這兩名大鬧公堂的惡少，既被拿下，就非吃大虧不可，却是，吉星高照，正因為袁世凱高聲喊了一聲「寶兒哥」，使歷城知縣同安翻

然慢悟，寶兒正是巡撫大人那位到處滋事，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少爺，因此他不曾喝令杖責，一出胸中這口惡氣，反轉來抑止怒火，轉彎抹角的問他們話，這一問，果然問明白了兩名惡少的來歷。

當下，同安倒抽一口冷氣，滿堂大亂，他先命重開中門，放那些好看的百姓出去，趁此機會，略一沉吟，他旋即吩咐備轎，他要親自押送這兩名惡少，送到巡撫大人面前。

換了任何一位知縣，決不會像同安這麼蠻幹，多半會把兩位少爺帶到後衙，獻以酒食，溫言相慰，然後悄悄放他們回去，免得破了上司的顏面，留下一個天大的交情，作爲來日高陞的伏筆。

但是一則同安是滿人，二來他久已屈居下陳，牢騷滿腹，平時受够了撫司道府，層層上官的氣，這正是他臭一臭撫臺大人的無上良機，因此他有心拼掉帽上那顆藍頂子，決定公事公辦，他要吧山東巡撫張汝梅的兒子押到他老子跟前，當面叫撫臺大人下不了臺。

滿歷城縣的師爺、差役、戈什哈，都在爲同安捏一把汗，同安却押解兩名大鬧公堂的惡少，直抵撫臺衙門。張汝梅聞訊立刻傳見，於是同安向張汝梅稟明原委，却仍順水推舟，一再指陳袁世凱才是罪魁禍首，寶兒則不過附從而已。

於是，張汝梅一面叱責寶兒荒唐乖戾，一面遣人去把袁保慶袁大人請來。

袁保慶匆匆趕到，歷城知縣同安仍爲撫臺衙門的座中上賓，袁世凱則狀至踟躕，低頭無語，

他聽張汝梅細說大鬧公堂的經過，瞥一眼嗣父他正滿頭大汗，既怒且急，當着張汝梅和同安的面，他狠狠的罵了袁世凱一頓，又一再的向同安告罪賠禮，楊言請同安把袁世凱帶回去治罪。終於，官官相護，張汝梅避重就輕的加以「排解」，讓袁保慶把袁世凱帶回去嚴加管束。

雲貴總督留他作客

出了這麼一件事，袁保慶雅不欲再在濟南多事勾留，他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，將公事料理清楚，便辭別張汝梅，買棹南歸。這一回，張汝梅果然並不怎麼挽留了。因爲在張汝梅的心目之中，是十二歲的袁世凱，帶壞了十六歲的寶兒。

袁保慶帶同子袁世凱，循運河南下，舟次揚州，他帶着袁世凱登岸，順道往訪一位袁家的親戚，卸任雲貴總督的張亮基，詎料，便由於這一次走親家，又爲袁世凱開闢了新天地。退隱林泉，做嚙煙霞的老親翁，一眼便看中了袁世凱，認爲他頭角嶄露，決非池中之物，居然歡喜得將他留下。

張亮基，字石卿，江蘇銅山人，在咸同年間的選清封疆大吏中，他獨處雲貴，遍地荏苒，偏能艱辛備嘗，獨撐危局，算得上是一位幹練有爲的能吏，張亮基的長處，除清嚴慈惠、廣佈德澤外，尤在於能識人用人。同治元年十一月，張亮基以雲貴總督，受任貴州巡撫，督辦軍務，他在同治二年三月入黔，當時，苗教作亂，黔事日亟

，大部州縣，俱已淪陷，而兵饑民困，餉糧奇缺，省城貴陽，危在旦夕。張亮基到任後，設防籌剿，察吏安民，軍中索餉鼓噪，他親往曉諭激勸，全憑一片赤誠，使將士們樂爲之用，貴陽之能以保全，張亮基厥功最偉。

自同治二年三月到六年十月被參革職，張亮基在貴州做了四年多的巡撫，有一件軼事，可見他對部下的獎誘撫循，是何等的真誠摯切。當時貴州提督趙德光，率領所部轉戰於冰天雪地之中，饑寒交迫，無法生存，趙德光悲憤交集，他在衣袖裏暗藏利刃，冒寒衝回省城，打算請見張亮基以後，陳明前方苦況，立刻當場自刎。可是他方進撫臺衙門，張亮基一見他戰袍單薄，冷得發抖，他不讓趙德光說話，脫下自己所穿的貂裘，披在趙德光的身上，與此同時，他親手扶掖趙德光入座，爲他把爐火撥旺，接着便溫語撫慰，獎勉有加，然後步入內室，拿出他僅存的幾兩銀子，請趙德光勉勵所部，再忍幾天饑寒，保衛貴陽，以免貽誤大局。

趙德光原是跑回來自殺明志的，看到張亮基如此殷勤，如此懇摯，滿肚皮的牢騷，反倒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，他深受張亮基的感動，當下便義形於色，奮袂而起，一語不發的重回前線，他身先士卒，奮勇禦賊，終使貴陽免了一場浩劫，自此張亮基與趙德光通力合作，救平苗亂，安定黔省，趙德光尤於同治六年七月初五作戰陣亡，他被貴州人許爲一省之干城。貴州父老論及本省的大吏，總是說文有張銅山，武有趙剛節（趙德光諡剛節），老百姓一提起張、趙二位好官，每

每翹起大拇指來誇道：

「好脚色！好脚色！」

咸同年間的湘軍將領，唯有田興恕、林自清兩人有「虎性難馴」之譏，拔鳳驚張，從來不肯賣誰的賬，連脾氣最好，慈柔如老嫗的湖南巡撫、四川總督駱秉章，都說田興恕交遊不慎，羣小逢迎，因之「聲名頓減」、「不識時務」，然而田、林二將，一輩子祇對張亮基感恩載德，願效馳聘。

張亮基對田興恕、林自清，「尤盡操縱之能事」，兩員悍將不論與誰發生多大的糾葛，祇要張亮基出面，一聲吩咐，糾紛立解。張亮基在貴州獨撐大局，五年有餘，同治六年十月，他因譴人高張，註吏議去，遂被清廷革職。罷免後張亮基先在長沙住了一段時期，船光養晦，不問世事，每天寫十三經寄意遣懷，後來因為深愛揚州的江左名勝，便買宅卜居，頤養天年。

袁家和張家有葭李親，故所以袁保慶途經揚州，非去拜訪一次這位姻兄不可，當日去時他唯恐袁世凱又鬧禍，把他留在船上，不許登一步岸。可是袁保慶和張亮基相晤，張亮基早已聽說袁保中的四兒子過繼給了袁保慶，而袁保慶把袁世凱愛如己出，一直帶在身邊，因此他一見面就問起袁世凱，使袁保慶在傷心失望之餘不勝感慨，備述袁世凱的天性頑劣，不堪造就。殊不料張亮基聽後反生興趣，他越使袁保慶把袁世凱帶來見見。

盛意難却，袁保慶祇好讓袁世凱在揚州露了面，張亮基一見袁世凱年齡雖小，但却頭角崢嶸

，神完氣足，應對之間侃侃而談，舉止中度，當下頗為欣賞，心想袁保慶一定是望子成龍，要求太苛，否則的話，連這麼一個頭角崢嶸的好兒子，他竟也會出之以鄙夷口吻，說得他一文不值。

當張亮基問起袁世凱的學業，袁保慶却搶着代他回答：

「這孩子天性頑劣，從不會好好的唸書，便有好先生，誰肯教他？」

殊不知張亮基已對袁世凱極有好感，於是他正色的向袁保慶說：

「依我看來，令郎極是可造之材，祇不過目今未得名師指點而已，閣下要令郎隨你前往金陵，固屬善策，但是閣下忙於政務，殊少閒暇，祇怕難於分心教他。我有三個兒子刻正就讀，也會聘有名師授課，何不將令郎留在我處，與我那三個小犬朝夕琢磨，一來有伴，二則老夫有暇也可照顧，說不定令郎會有尺寸之進。」

袁保慶當時正怕袁世凱隨他到金陵時又會橫生波折，惹事生非，聽張亮基這麼說時，不禁大喜，他立即領首應允，從此袁世凱便留在揚州。

以殺止殺殺殺人者

張亮基五子登科，當袁世凱依傍張府時，張亮基的長子、次子均已服官外省，在揚就讀的是三子張鼎、四子張鼎和五子張鼎，年齡和袁世凱差不多，張府所聘的名師，厥為儀徵宿儒王伯恭。

袁世凱向王伯恭執弟子禮，但是他所習的課

業，和張鼎、張鼎、張鼎略有不同，張家三子習制藝，袁世凱則旁門左道，偏要學屬對。第一天入塾，王伯恭要試試袁世凱的器識，他考袁世凱一考，出了一個三字上聯，詞簡意賅的說：

香撲鼻

於是，袁世凱不遑思索，應聲而答：

論誅心

以「論誅心」對「香撲鼻」，竟使王伯恭衷心激賞，讚不絕口，他說：

「此子吐屬不凡，將來必成大器。」

是年清明佳節，王伯恭告假回籍掃墓，他臨走之先，給張亮基的三公子張鼎，留下一則作文題，同時告訴他說：

「我此去十日必返，你一定要早早把這篇文章寫出來方好。」

張鼎當時唯唯稱是，但當老師一走，他便將這一件事忘諸九霄雲外，成天跟着袁世凱遊山玩水，走馬章臺，袁世凱帶着張鼎、張鼎與張鼎，正在逸興過飛，樂不思「課」，却不料王老夫子假期未滿，提早回來。王伯恭當日便命繳作文，直把張鼎逼出了一身冷汗，到這時候他方始打開題目來看，見是：

「故善戰者服上刑」

他暗呼一聲不好，像這樣艱深的題目，張鼎絕對無法完篇。

迫不得已，張鼎便去求教袁世凱，巨耐袁世凱也有王老夫子命定的作文題，他也在臨時抱佛脚，急得不得了，愛莫能助，袁世凱祇好告訴張鼎說：

「倉卒之間，迫不得已，充其量我祇能替你代做兩句破題。」

於是，袁世凱拔筆濡墨，寫下兩句：

「以殺止殺，殺殺人者，而殺即止矣！」

張鼎頓時便問：

「怎麼樣往下接呢？」

袁世凱頗不耐煩的揮揮手道：

「有了這三句破題，隨便你們抄起什麼來接，都可以接得上去的。」

當張鼎敷衍成篇，勉強繳卷，王伯恭一看三句破題，當下驚了一驚，脫口而出：

「怪！怪！怪！」

隨即有人問他何以怪，王伯恭便說：

「張鼎秉性平和，怎麼會突如其來的這等驕橫潑辣，把『以殺止殺』，發揮得如此透澈？」

把幾個學生都叫了來，嚴詞詰問，果然露出了馬脚，袁世凱直承代人捉刀，他以為又闖了窮禍，却是王伯恭愛他的才，不但不加怪罪，反而對他勉勵備至，要他沉潛經史，用力讀書。自此以後，王伯恭和那位被他吓出大病的啟蒙師一樣，視袁世凱為得意高足，對他期望至為殷切，袁世凱如能跟王伯恭好好的唸，他應能在學業上有所成就。

然而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」，袁世凱的狂度不羈，隔不久便故態復萌，當他在發育時期，食量非常的大，張亮基雖會貴為總督，官廩頗豐，但是他管教子弟甚嚴，家中素來節儉慣了，飲食器用，不過中人之家的水準而已，袁世凱跟着張鼎、張鼎、張鼎在書房用膳，一餐祇有六菜

一湯。袁世凱既饕餮，動作又快，吃起飯來如狼吞虎嚥，風捲殘肴，往往張家三子飯還沒有吃完，而桌上早已隻隻碗盤底朝天，袁世凱的撈菜，搶菜出了名，誰也不知道，他一餐究竟能吃多少。

張亮基有一位內姪，常年作客姑丈家，一日，他向袁世凱挑戰，要袁世凱立盡饅頭十隻，熟雞蛋二十個，當時袁世凱了無難色，不過，他反問這位張公館的姪少爺說：

「我若真吃完了這些個雞蛋與饅頭，你又待如何？」

姪少爺脫口而出的回答：

「你真吃完了，我願輸一千文給你。」

於是袁世凱據案大嚼，不一會兒便將倍多食物吃了個一乾二淨，站起來，拍拍肚皮，伸手問姪少爺討那賭輸的一千文。

一千文的約值紋銀一兩有多，姪少爺初不料袁世凱這小把戲，真能吃得下去，他不過順口說說而已。果然輸了，便一時拿不出，一臉孔的尷尬，嘴裏則在推三阻四，支吾其詞。

袁世凱豈是肯吃虧的，他吩咐張家的傭人，也到廚下去取二十個雞蛋，十隻饅頭，往桌子上放，笑吟吟的對姪少爺說：

「你輸了錢賴賬，不生關係，祇要你照樣把這些饅頭雞蛋吃下去，我便不與你計較。」

袁目睽睽之下，姪少爺羞愧之餘，唯有照辦，然而即令他是個大人，食量却遠不逮袁世凱，實在吃不下了，猶在一個勁兒的硬嚥。好不容易勉力吃完了這許多東西，袁世凱偏一杯杯的替他

斟茶，命他喝了解渴，吃得過飽再加上水下肚一浸一泡，頓時那個肚皮脹起來老高，姪少爺大呼腹脹腹疼簡直吃不消，家人把他扶上床去睡倒，積食不消，他打賭打出來一場大病，輾轉床第，前後歷時一個多月。

袁世凱如此捉狹，便有張家的三位少爺，代他們的表兄，在王伯恭王老師跟前告他一狀，王伯恭聞訊既怒且急，暴飲暴食，撐脫肚皮，一個搞不好，可能人命關天。他把袁世凱叫了來大罵，罵他不該玩笑開得這麼大，挨過這一次罵以後，袁世凱自此托詞逃課，見了王老師便躲，方始激發起來的一點讀書興趣，又被此一意外事件，為之破壞無遺。

一十五歲走馬章臺

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，揚州紅塵十丈，急管繁絃，名勝古迹，幾於無處無之，一個血氣方剛的執轡子弟，倘若日夕流連，縱情聲色，多半會沉溺日深，積重難返，陷於不可自拔之境，袁世凱又何能例外？少年時代的袁世凱，系出名門，個個風流，尤且言詞便給，秉性慷慨，他交起朋友來，自有其優越的條件，所苦的是他沒有錢，在儘情揮霍，一擲千金了無吝色的潤少之間，壯士無顏色。

外在的引誘力實在太大，袁世凱無從抗拒也甘於沉溺，於是，迫不得已，他便得千方百計的弄錢，首先，則出之以騙。

騙誰呢？唯有騙那位愛重他是個人才的世伯張亮基，如何騙？祇好僞托買書向張老伯告貸，

然而，買書能用得了多少錢？用這幾錢之數的買書錢去給交朋友，走馬章臺，又濟得了什麼用處？漸漸的，袁世凱捉襟見肘，窘態百出，鬧到走頭無路，羅掘俱空的時候，竟給他想出一條「引誘良家子」的「妙策」來。

和他一同就讀的張亮基三位公子，就中以老三張鼎和袁世凱年齡彷彿，懂得「人事」了，袁世凱以張鼎為目標，拖他和他自己一道下「混水」，「淌泥」，趁那年王伯恭王老師母喪，同籍料理喪事事宜，很請了幾個月的假。袁世凱便自己先下點本錢，請張鼎和他跑到外面喫喝玩樂，浪跡平康。

「狎昵惡少終必受其累」，張鼎年幼無知，很快的便耽於聲色之俱，袁世凱介紹一名美妓給他，張鼎便一見鍾情，旋即成為入幕之賓。這位張總督的三少爺沉淪愛慾海，他玩將起來的開銷比袁世凱還要大幾倍，天長日久，錢從何來？

起先是悉索敝賦，傾囊而出，張三少將他自己的積蓄，都化做了纏頭之資，當床頭金盡，阮囊羞澀，他急於找錢，竟比袁世凱更勝幾分，張三少明知袁世凱「足智多謀」，「花樓奇多」，便問計於袁老四。於是乎，正中老袁下懷。

袁世凱為張三少借筋代籌，他爸爸嚴峻方正，對膝下三子管束得緊，張三少在張亮基跟前從來不敢耍花樣，開口索討，可是張三少的母親張夫人，向來寵愛這位三少爺，祇要提出出正當理由，他相信張夫人那邊必可騙得幾文。

因此他命張三少去跟他母親說：自己年齡日長，在外面難免有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當年淮

揚富甲天下，朋友之間，講究的是酒館茶樓，酒食徵逐，這當地的風俗，張夫人自然明白，張三少便請母親多給些銀兩，以便應酬交際，呼朋引侶，譬如人家請了他三頓，他總不能不同請個一餐。

乍聽起來很有理由，張夫人也曉得兒子在他老子跟前，這種種苦衷必不敢提，於是他便從自己的私蓄之中，十兩八兩的暗暗塞給張三少，作為他涉足社會，廣為交遊之需費。

有了經濟來源，袁世凱和張三少涉足花叢，便膽子愈大，沉溺愈深，以前不過打茶圍，喫喫鑲邊的花酒，偶或一親蘊澤，即是無上豪華。如今既有整塊的銀子拿出來，鴉兒愛鈔姐兒愛笑，兩下裏打得一片火熱，袁世凱、張三少深感短歡不如長娛，乾脆想在溫柔鄉裏通宵達旦，夜不歸營了。

然而張亮基治家謹飭，每天晚上，一敲二更，那兩扇大門必定嚴局緊閉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。張三少一連多時魂牽夢縈，都想在外宿夜，和他的寵妓共度於飛，與此同時，袁世凱也覺得每天喫過晚飯躍出大門，而一更方過，平康章臺正在華燈初上，色授魂與，紙醉金迷，他們兩個便得萬分難舍，匆匆忙忙趕回家去，這未免太掃興了一些。

於是兩個膽大妄為的惡少想出了個主意，去眼門房商量，動之以利，塞些零碎銀兩給他，雙方約定，每日夜晚，等大老爺張亮基入睡，上房燈熄，門房悄悄的打開大門，讓袁世凱和張鼎開溜，翌日一早，趁張亮基夫婦尚未起床，再溜

回家裏。

如此這般，便移晷作夜，儘情流連，兩名浮浪少年，玩得胡天胡帝，夜夜都宿在柳巷花街，為時一久，開銷日增，連張夫人的私房錢都難以為繼，張三少又去求救袁世凱，如之奈何？

因此袁世凱的搞錢之法便走上了第二條路：偷。時值夏日炎炎，袁世凱便和張三少兩人，暗中開箱偷取值錢的皮衣，先當，後賣，兩人不懂行情，要錢又要得急，難免「蘿蔔不當小菜」，祇要賣到錢在手，便忙不迭的往青樓裏送。

却是，「紙包不住火」，張亮基先由皮衣缺失而發現袁世凱夥同張三少盜竊，再追詰皮衣何往，又查出兩個年未弱冠的大孩子，竟會公然宿娼，黃夜不歸，這一氣，直把愛才如渴的張亮基，氣了個死去活來，他痛斥張三少，並且把袁世凱喊了來破口大罵，口口聲聲的在自責：

「我真是瞎了眼，瞎了眼，居然會引狼入室，請來你這個禍害！」

當下，不由分說，命家人取幾兩銀子出來，給袁世凱作盤費，叫他立即回金陵，去投他的嗣父袁保慶，張氏門中不容他再停留片刻，張夫人勸說等袁保慶派人來接，他也執意不許，由此可見，他已將袁世凱恨之入骨，非驅逐不可。（未完待續）

編輯啓事：鈕先銘先生「八年離亂」（中）及劉智先生「死亡的爭議」續稿延至下期刊出。